

跨性別者現身前後與家人互動之變化歷程

謝秋芳* 趙淑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家人的理解及應對以及互動的變化歷程。本研究採敘事與對偶研究，邀請了一對姊弟（女變男）參與訪談。資料分析為敘事分析法的「整體－內容」，並以跨性別者現身前後的脈絡整理出他與姊姊互動的變化歷程。研究結果發現跨性別者在性別認同探索階段欠缺友善資訊而使其現身的過程更顯痛苦與複雜。跨性別者在轉變中面對自我接納、切割過去生活及身心議題困擾等，並需要家人的接納建立自我認同。即使家人的應對策略從僵化到彈性，跨性別者與家人仍經歷掙扎。家人的反對與迴避使彼此逐步調整溝通策略，而結盟、接納與理解等皆使彼此的互動轉為正向並強化了跨性別者的支持系統。另外，本研究也進一步對諮商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詞：家人互動、現身、跨性別者

壹、緒論

跨性別者一詞以概括性的描述涵蓋了所有多元性別特質的個體，包括變性慾者、變裝者、雙性人以及其他不確定自己在社會規範中是典型的男性還是女性之個體，而且跨性別者可能是異性戀者、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等（Lev, 2004）。

Hoening（1985）曾描述跨性別者是一個「痛苦的靈魂」，他們一輩子都在與自己的孤獨及痛苦共進。孤獨與痛苦的來源顯示了跨性別者需要長期掙扎於自己的性別認同、性傾向、身心失調，甚至是外在的社會壓力、有限的支持系統等問題。性別認同對一般人而言看似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於跨性別者或者其家人而言卻並非如此輕鬆。原生家庭是個人一個重要的支持單位與關係最密切的系統，可是家庭的構造與週期常被期待為某一種特定的形式，而跨性別者的現身將影響家庭原本期待的模式，這或許牽動著家庭成員的各種情緒、信念、價值觀等，而互動模式也將影響彼此的情緒與行為。

整理國內外跨性別者的研究方向，以系統觀及家庭互動來探討跨性別者的文獻仍然有

* 通訊作者：謝秋芳，email: ffindstar@gmail.com

限。研究面向著重在探究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身心適應等面向，而諮商實務對跨性別者在LGB群體的特殊經驗、他們與家人互動的經驗缺乏實質的理解。甚至，研究中對於家庭系統觀與互動的探究相當匱乏。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家庭系統觀點理解跨性別者在現身前後與家庭的互動歷程。

一、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其經驗之探討

(一) 跨性別者的現身與性別認同階段

Lev (2004) 累積了與跨性別者工作的實務經驗，發展了跨性別者自我現身的階段：(1) 覺察；(2) 蒐集資訊；(3) 向重要他人揭露；(4) 自我標籤；(5) 轉變議題／身體改造；(6) 整合。他認為現身涉及了複雜的內在發展議題以及人際關係的互動，跨性別者可能在這些階段中反覆來回，而且備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如種族、文化差異（性別、社經地位）、信仰、居住環境、社會價值等，而且並非所有跨性別者都經歷性別認同危機，有者甚至無需經過任何治療即完成這些階段。

另一方面，Devor (2004) 與其他學者訪談了上百名已進行手術的跨性別者，並發展出變性慾者之認同形成模式：(1) 持續的焦慮；(2) 生理性別認同之混淆；(3) 與生理性別進行比較；(4) 探索變性慾／跨性別；(5) 對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感到混淆；(6) 對於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進行比較；(7) 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容忍；(8) 接納自己為變性慾者／跨性別者前產生認同延宕；(9) 接納自己為變性與者／跨性別者；(10) 轉變前的延宕；(11) 轉變；(12) 接納轉變後的性別；(13) 整合；(14) 自豪。Devor 說明此模式也可應用在其他跨性別者身上，但不見得符合所有跨性別者的認同經驗，而且有的跨性別者不會經歷某些階段，有的較快速，有的較緩慢，有的則不斷重複某幾個階段。相較於Lev (2004) 的自我現身的階段而言，此模式將跨性別者的認同歷程切割得更為細緻。

上述關於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形成階段仍以跨性別者個人為思考單位。雖然作者融入了社會脈絡的討論，譬如性別二元觀點，但仍欠缺跨性別者與家庭或其他外在系統如何互動而影響其性別認同歷程發展的討論。這些性別認同模式欠缺了家人層面的討論，忽略了跨性別者家人在此歷程中的經歷。跨性別者在覺察、確認到現身之後可能要面臨相當複雜的性別認同歷程。這些複雜的因素似乎也交互影響跨性別者與家人對其性別認同理解的程度。

(二) 跨性別者之自我展現與困境

Pfeffer (2010) 指出跨性別者的轉換過程可能涉及個人穿著打扮的改變、名字、社會

角色、荷爾蒙以及性別重整手術等。在展現自己時，跨性別者將面臨更多外界的挑戰，譬如化妝以及穿著可能面臨他人的羞辱、汙名化等。研究者整理了他們可能面臨的困境包含缺乏家庭、心理衛生與醫療單位的支持；身心議題困擾：自殺、憂鬱等；工作議題：失去工作機會、受歧視、排擠；生活空間的不便；性別重整手術後的身心議題等等。

跨性別者的困境反映了他們艱困的社會處境，包含外在的異樣眼光、汙名化等的影響，然而研究探討的層面多關注個人議題，較缺乏家庭互動的探究。

二、跨性別者與家庭成員互動內涵之探討

（一）跨性別者的現身：家庭系統的轉變

跨性別者的現身對於家人而言有許多難以言喻的難處。有一些研究特別提到跨性別者家人的哀傷議題。Wren（2002）的研究提到父母失落的差異性，他引用了 Stroebe 與 Schut 於 1999 年提出的哀傷雙軌模式的概念，並指出母親較傾向於面對失落，而父親則是嘗試不受性別議題的干擾而採迴避的方式過生活。相較於 Wren 的研究，Norwood（2012）在進行探討跨性別掙扎議題的研究中提到 Boss 於 1999 年提出的「模糊性失落」（ambiguous）的概念。他指出家人即使未明確失去某個家庭成員，但是他們仍感到哀傷，這與他們如何詮釋跨性別者的轉變有關。此外，Norwood 也提到家人失落的內涵包含對跨性別者外表的改變、彼此溝通行為的變化、原先關係的變化以及家庭角色的改變，他也形容這是一個存有（present）與消失（absence）的議題，而家人在面對跨性別者的轉變時，就猶如經歷了孩子（手足）的「死亡」。以下則整理了跨性別者的現身如何影響父母及手足的相關研究。

1. 父母

關於父母對小孩是跨性別者的反應之研究，Lev（2004）發現父母常會覺得是自己的教養出了問題，或者寧願自己的小孩是同志，而非跨性別者。Girshick（2008）則提到外界對跨性別者存有很深的偏見，父母親會質疑「我們哪裡做錯了」，而跨性別者可能遭到家人排斥、拒絕或者與之斷絕關係。

另外，Zamboni（2006）在實務上的探究中提到有的父母感覺自己失去了孩子，壓力程度則視父母對小孩的性別認同連結程度而有所不同，譬如父母有兩名兒子，一直想要有個女兒，若生下的女兒後來是跨性別者，他們將顯得更難過。Hegedus（2009）在探討父母接納小孩是跨性別者的決定因素以及因應方式的研究上，則發現父母的某些想法可能延長他們的失落感，例如：「也許他之後不會這樣」、「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是我？」，這

些想法經過調整與處理後，父母或許才能步入調適與接納的階段。

2. 手足

Rothblum (2010) 提到跨性別者的其他手足可能是第一個知道他身份的家人，而他們可能陷入是否向父母保守秘密還是揭露秘密的兩難之中。另一方面，Factor 與 Rothblum (2007) 亦指出，若與其他手足比較起來，跨性別者可能將面對更多的騷擾、言語攻擊等。Israel (2006) 也提到跨性別者與手足的關係因人而異，有時候手足反而成為跨性別者最大的助力，他們協助跨性別者調整新的性別角色。Boenke 也認為男性的手足可能提供女跨男的手足關於男性課題的資訊；反之女性手足可能聚焦在穿著、美容以及其他相關女性的議題上（引自 Israel, 2006）。手足某種程度是跨性別者的支持者，但同時也得面臨許多外在的壓力。

綜合上述的研究與觀點，不同家庭成員對跨性別者的經驗都各有異同。這些情緒反應在不同的次系統中都可能互相交疊，或者內涵不一。家人掙扎的前後或許帶動了不同的互動模式，而這互動模式的內涵為何則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

（二）面對跨性別者—家庭的適應歷程

當跨性別者現身時，其家人將經歷一番衝擊。以家庭適應的歷程來探討家庭成員的互動雖未能具體理解這當中的互動內涵，但能思考一個家庭可能經歷了什麼才回到平衡的狀態。Emerson 與 Rosenfeld (1996) 發展的跨性別者家庭成員調適階段為：否認、生氣、協議、憂鬱、接納。他認為家庭成員的適應階段因家庭狀況而有所差異，譬如有的家庭將在某階段停留較久有的則否。此模式協助治療師關注家庭成員在此議題上的經驗，並且提供必要的協助觀點。

此外，Lev (2004) 發展了家庭現身模式 (Family Emergence Model)，該階段為：發現與揭露、動盪、協商以及尋找平衡。此模式顯示了整個家庭系統的發展階段，並牽涉了複雜的發展性互動以及人際交往的議題。即使推斷家人可能呈現的身心反應以及調適過程，但並不代表所有家庭都將往這些階段發展，但卻反映了家庭可能出現的互動議題以及身心壓力的變化。

上述家庭適應歷程皆反映家人從否認到接納的過程，雖呈現了家人的情緒反應，但這僅是陳述家人一方的經驗，並未呈現跨性別者及家人彼此的互動模式。從上述的文獻探討中，性別認同、困境等議題皆具有一些實徵研究，反觀跨性別者與家庭成員互動面向的研究並不足，也欠缺系統觀。相關研究的面向即使討論了家庭議題，如父母對跨性別者的接納，但仍偏向於個人，而非對偶的形式，只能以單方面的資料來解讀個人的經驗。本研究

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於是嘗試從對偶的資料中理解跨性別者的現身與其家人彼此的互動歷程與內涵，並從個人到系統去思考系統中的每個人如何互動與影響彼此。

此外，家庭互動內涵參考了 Minuchin (1974) 所談的同盟與聯盟、家庭次系統、界限(糾結、疏離)等概念。本研究則整理了這些概念，並以兩大主軸：互動的型態(如：迴避—衝突、結盟等)與關係狀態(如疏離、衝突、糾結等)做為分析的主要架構。舉例而言，跨性別者與家人進行協商時，他可能選擇向家人解釋、提供資訊，以讓家人能理解及正視自己，而家人方面則可能因此而反彈、拒絕或迴避。這些反應將繼續影響跨性別者是否更積極繼續現身還是迴避。若以整體的互動變化來看，或許將看見一個緊張的次系統，如何在諸多的衝突與碰撞中，恢復到彼此的界限與功能。

三、研究問題

為理解跨性別者現身的過程如何影響他與家人的互動變化歷程，本研究透過對偶的方式訪談跨性別者及其中一名家人，並研擬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 (1) 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歷程為何？家人的理解與應對之變化歷程為何？
- (2) 跨性別者現身前後與家庭成員互動的歷程與內涵為何？

貳、研究方法

敘事研究認為每個人的故事都是獨特的，這當中並沒有必須的真實，而是主觀的真實，如鈕文英(2012)所言這是一個有選擇性、重新建構且隨著視框移轉而可能有不同的真實。蔡敦浩、劉育忠和王慧蘭(2011)亦指出，敘說其實對社會系統性的壓迫提出質疑抗拒或為另類的聲音。Costa 與 Matzner (2007) 也認為敘事研究常運用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上，包括女性、同性戀等，此方法也讓他們理解到那些與非主流價值及慣例的群體及個人的狀況，並讓這些傾向於沉默的聲音可以被聽見。如 Lieblich、Tuval-Mashiach 與 Zilber 所言，藉由聆聽人們敘說生命故事來發現這個世界，來瞭解人們如何從其生命歷史和文化中擷取素材來創造他們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也建構了他們的生活，賦予他們意義和目標，並將他們與其文化緊緊相繫(引自吳芝儀譯，2008/1998)。

本研究除了透過跨性別者以及家人的敘說，替社會非主流群體發聲，讓他們可以敘說自己被這社會忽視或者被迫銷聲的故事，也以此展現雙方的關係與互動型態。因此，本研究以敘說及對偶研究做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本研究著重的是故事的時間序列與脈絡的發展，因此採用 Lieblich 等人的「整體—內容」分析方法(引自吳芝儀譯，2008/1998)，

而分析過程則於資料整理再作說明。

在文本的分析上，Thompson 與 Walker（1982）說明了以對偶為分析的單位，分析兩人的互動能反映出彼此的互動型態，而資料的詮釋與應用也以雙方的關係為參照。因此在分析研究參與者的故事時，除了標示出他們彼此可能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想法之外，也會將彼此的故事進行相互對比，並形成彼此的互動脈絡與型態。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如表一：

表一 研究參與者之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	年齡	目前狀態	訪談次數與時間
姊—弟 (女變男)	力行 (化名)	23 男性打扮；已動平胸手術及施打 男性荷爾蒙	2次(4小時)
	姊姊	25 接納弟弟為跨性別者	2次(共3.5小時)

二、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的訓練背景與研究反思

(一) 訓練背景

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均為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的研究生。在研究所的訓練背景中，本人曾修習與研究相關的課程，包含：「研究方法」、「質的研究法」、「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伴侶、婚姻與家庭研究」、「性別與伴侶關係研究」、「家庭諮商研究」以及「結構學派家族治療」、「諮商實務」與「諮商實習」。此外，協同分析者曾修習「研究方法」、「質的研究法」、「諮商實務」與「諮商實習」等課程。研究者曾於「質的研究法」之課程中與協同分析者共同撰寫了「跨性別者自我認同歷程之敘說研究」，探討的層面是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歷程以及其社會支持系統。

(二) 盲點與優勢

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自身並非跨性別者，對於理解他們的實際經驗與感受可能花上一些時間進行討論與澄清。此外，我們受訓的背景並非全面性涉略所有與此議題有關的學科，譬如缺乏對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的訓練。基於知與未知的限制，可能思考與分析未盡全面。再來，研究者也發現研究過程中將易於偏袒弱者，譬如分析過程會質疑家人對跨性別者的態度，這樣將使本人難以客觀地分析家人複雜的經驗。另一方面，研究者個人成長

經驗所建立的價值觀，即使過去曾對跨性別者有錯誤的認知，但訓練過程反促使研究者做更多的覺察，而嘗試以人類多元特性與系統的角度去思考跨性別者的議題，並時時警惕自己覺察未知的偏見。

從個人的盲點中再思考我們的可能優勢，我們曾共同訪談過跨性別者，對於跨性別者具有基本的認識，在消化跨性別者的故事時即使花上了一些時間，但在實際的研究上反而較快能進入狀況。雖受限於我們並非跨性別者，但反而能以第三者的角度看待他們的故事，並保持客觀。雖然受限於學科領域的涉略，但研究者本身的諮商訓練背景不僅使訪談過程順利進行，也培養研究者個人的覺察能力。

三、資料整理

研究者在轉錄逐字稿的過程中，進行三項檢視的步驟：(1) 反覆閱讀以檢視訪談中可能遺漏的訊息，再邀請研究參與者補充；(2) 聆聽研究參與者的敘說風格等；(3) 在轉錄過程中即時記錄浮現的想法。爾後，反覆閱讀文本以形成對故事的最初感覺及印象。接著，研究者從文本形成故事的兩大脈絡：(1) 性別認同發展的時間軸：以研究參與者從學齡前、國小、國高中，甚至到成年以後作為故事的分割點；(2) 現身前後的脈絡：找出現身的時間點，並標示出跨性別者與家人分別在這兩個階段的互動脈絡、衝突事件、情緒行為等。之後研究者將故事各脈絡內的內容重整與改寫，並刪減非相關的訊息，之後再形成各個文本脈絡中的次概念與主題。

另外，文本的編碼方面，以 C-AB1-A1-1 為例，C 為家庭的代號，A 為力行，姊姊為 B；AB1 是力行與姊姊第一次的共同訪談，A1-1 是指力行第一次發言的第一段敘述內容。

四、故事文本分析

本研究以「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歷程」和「家庭互動」作為理解與分析故事文本的單位。分析的程序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辨識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如何與家人形成交互的影響，如此家人如何回應、感覺及思考。分析的向度是將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歷程按照主要脈絡分成幾個階段，然後再將家人對此的理解以及應對方式做對照。之後，再從中標示出彼此互相影響的層面。

第二部分則是從跨性別者與家人互動的各種面向切入，譬如互動的衍生方式、因一方的性別認同而產生什麼衝突、各成員的互動如何變化。研究者在進行分析時分別從跨性別者及家人的故事中，依循著時間與現身脈絡整理出相似或差異的主題。接著，再從中分析彼此的互動型態與關係狀態。

五、研究品質

研究者分別以研究倫理及研究信賴度呈現研究的品質。研究者在與研究參與者初次見面時，先進行知後同意，告知對方研究目的、訪談程序及倫理議題，並由對方簽署訪談同意函。本研究原則上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如 Caldwell（2014）提到訪談中需要注意的是雙方若分開訪談，而彼此所敘說的內容並不會讓另外一方知道，但是彼此可決定是否要告知對方。

研究者分別邀請協同分析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檢核故事文本內容及分析。研究參與者參與檢核的部分，包含補充研究者每次訪談後針對文本的疑問及確認故事的整體脈絡，以及分析是否貼近他們的經驗。此外，協同分析者的建議與回饋對本研究的協助在於使分析過程較為客觀與多元，譬如協同分析者提出家人的擔心與恐懼的疑問。

本研究主要呈現一對姊弟的故事。為了便於文字上的敘述，本文將以「跨性別者」統稱故事中的「力行」。

參、研究結果

一、力行與姊姊的故事

（一）疏離

1. 力行

（1）混亂的開始

「幼稚園以前，我不會太在意自己的性別，因為沒有分別。上幼稚園第一天後，我才知道這是有分別的。不管去哪裡，老師都說我應該在女生那邊。在別人眼中我是一個邋邇、奇怪的少女，不太有人跟我做朋友。我把自己弄得邋邇來抗議和表達我不想女性化，想要陽剛一點。當時我開始很痛苦，很討厭自己，不敢照相，也不敢看自己。」(C-AB1-A1-1)

「小學開始我最痛苦的是有時學校規定要穿制服去（上學）。當老師講到性別時，我會很焦慮。我也很害怕分組，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邊。我還為了表現男子氣概而去做出女生不會做的事，比較誇張的是罵髒話、去挑釁，這樣反而惹到老師。因為我不想被束縛說你是女生，你不應該去做那些事。我被束縛就越想要去挑戰權威。我媽覺得我很叛逆，為什麼我任何行為都要像男生。當差別越來越大

時，我越混亂，可是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身體日後會帶來極大的困擾還有衝突，我以為我只要像個男生或者陽剛就好了。」(C-AB2-A2-2)

(2) 隱藏與測試

「小五、小六時，胸部開始發育。我不想讓它出現，想盡辦法綁住它。有次姊姊看到我在束胸，我很害怕，因為我不敢讓家人知道。當時她看一看就把門關上，我不知道她的反應，也不敢問她，所以就當作不知道。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個男生，但為了要人家接受我，就說我是女生，其實心裡很抗拒這樣說。國小因為還不瞭解媽媽的想法，我會裝可憐測試她的底線，哭著跟她講我喜歡女生。媽媽說喜歡女生沒有關係，那是暫時的。當時我的性別意識模糊，他們認為我在亂講話，並沒認真看待。我也覺得這可能是暫時的，所以頂多抗議並沒有力爭到底。」(C-AB1-A6-1)

(3) 身體不適、性別認同混淆

「當身體發育後，身體好像不太對勁，我開始抗拒。我擔心月經來，上網找資料後才發現這叫做性別認同障礙。當時我只想要變性，我就是變性慾者，立願以後要當男生，一定要動手術，可是當想到困難蠻多時就很挫折。我不知道性別認同障礙跟同性戀不同，只知道變性，也未分清楚同性戀或變性人的差異。生活中有其他的T，那我也許是T，變性不了就去當同性戀。媽媽認為同性戀是生病的，所以我也生病的。我不敢跟家人說起，因為我很害怕家人知道後不接受我。」(C-AB1-A6-2)

「生理上我非常確定自己是一個女生，可是卻有另一個聲音說其實我是個男生。我很恐慌，當確定我是男生時想說我月經還沒來，應該不完全是女生，結果真的來時，我就崩潰了！每次月經一到，我會很討厭自己。我不敢讓人家知道，很害怕別人知道我是個女生以及我有生理期的事實。」(C-AB1-A99-1)

(4) 「同志」認同

「雖然同儕都接受我，但我覺得是我成績好。同性戀對他們來講好像沒有影響，所以我儘量表現出女生特質，好讓家長或者長輩不會注意到我。我開始留中長的頭髮，雖穿男生衣服，但刻意壓低男生的行為作風。如果別人說我像男生時，我會刻意露出不悅的表情，讓他們知道我不是變性人。儘管我努力說服自己是一個女生，還是無效，抗拒只會越來越大。我很矛盾。當時我想我應該是同性戀吧！因為不用做手術，不用家人認同……。心裡雖說其實不是，但為了要社會化，所以儘量矯正自己，一直說服自己是女生。」(C-AB1-A7-1)

(5) 暗示與展現

「我即使對同性戀、跨性別仍感混淆，但仍暫時當自己是同性戀。當我抓到機會跟媽媽提起同志議題時，她不是逃避就是生氣，不然就是沉默。她沒意識到我真的喜歡女生，而只是單純抗拒。對於她的反應，我會很生氣。國二時，透過一名很要好的同志朋友，我才知道原來我可以剪男生的頭髮。從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將頭髮留長。媽媽只是驚訝我剪成這樣，但也沒有管太多，也許覺得我個性比較像男生。」(C-AB1-A49-1)

(6) 「身分」曝光，媽媽暴怒

「國二下，我跟女生有感情糾紛，在學校發洩情緒。老師知道我的狀況後聯絡媽媽。她才真正地認清我是個「同志」。那天很恐怖，她一路上不講話，回到家裡她開始打我，逼問我是否還有喜歡女生。她知道我之前有喜歡女生她就瘋了！她把我推到牆角後開始揍我。我非常地恐懼，我媽可以瘋掉，下手到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的狀況。後來平靜下來，她一直哭，一直自責是不是她把我害成那樣。」(C-AB2-A79-1)

「後來她一直告訴我不會有女生喜歡我，我也不可以去喜歡其他女生。這之後我們關係看似有恢復，可是我反而不信任她，因為她不接受我是誰。她已經接納我是同性戀，表面上我不與她起衝突，雖然這是變相的拒絕與否定，但我也不要太多。她很努力關心我，不想讓我覺得她在否定我。其實她好像在隱藏她的恐懼跟否定，所以我不想讓她靠近。」(C-AB1-A29-3)

(7) 憂鬱症的開端

「國三因為要考基測，壓力非常大，我情緒不穩定，一整天很憂鬱。」(C-AB1-A33-2)

「我並不清楚自己是跨性別，而覺得我是一個T。雖然很奇怪，但只能這麼做。我無法定位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接受我，可能功課很好吧！雖然同儕並沒有攻擊我，可是他們會害怕。這讓我難過，憂鬱症愈嚴重，一直持續到我考完基測畢業。」(C-AB1-A60-2)

「我好討厭自己，身體怎麼會這樣？有時洗澡覺得自己很噁心，變得非常憂鬱，情緒起伏不定。我覺得很丟臉，想要完全隱形。」(C-AB1-A78-3)

「媽媽知道我有憂鬱，她不會故意刺激我。我不想讓她再度受到刺激，只讓她看到我難過的一面，但不讓她知道原因。後來我發現如果逃離她，她會比較願意傾聽或者是願意接納我。雖然她可能不是真心的，至少我的生存來源不會有問題。」(C-AB1-A35-1)

2. 姊姊

(1) 脾氣暴躁，對他束胸沒意識

「力行國小時情緒很不穩定，很容易跟媽媽或爸爸起衝突。爸爸也比較衝，會因為力行講了很刺耳的話後跟他打起來、互嗆。只要有爭執，我跟最小的弟弟就在那邊挫著等（臺語），發抖、不講話。（C-B1-A34-1）我跟媽媽都覺得他脾氣是遺傳爸爸。他也常說想要死，可是你死了之後有沒有想過我們這些家人？」（C-B1-B1-5）

「他小五、小六時，我印象中有看到他束胸，可是那時單純覺得他不想要穿內衣。我沒有意識到那個行為代表什麼，因為我也很討厭穿內衣，很討厭被媽媽打扮成像公主一樣。我沒有很在意，只覺得他跟我差不多。」（C-B1-B1-2）

(2) 他是「同志」，不正常

「國中時我們各忙各的，很少關注對方。直到他國二時發生了一件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到他跟媽媽的情緒都很不好。晚上我看到他躺在床上面對牆壁一直哭，問他怎麼了，他也沒有回答我。我看了很難過，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後來問了媽媽，才知道事情的經過。我安慰媽媽，覺得力行怎麼（可以）讓媽媽傷心？我那時認知到他喜歡女生，他不正常！我想這應該是可以改變的吧！隔天就去告訴同學我很煩惱，『妹妹』喜歡女生。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我也不瞭解，心理很掙扎。同學問我你覺得那裡奇怪？你覺得哪裡不正常？那樣子真的不好嗎？我說我覺得怪怪的，跟普通人不一樣、不正常。他說妳覺得不正常，真的那麼不好嗎？」（C-B1-B1-3）

(3) 我為難、無助、迴避

「家裡那時除了力行的狀況外，其實還面對他跟爸媽以及爸媽彼此的衝突。我很疑惑很難過，我們家怎麼會這樣子？問題怎麼那麼多啊？我什麼都幫不上，只能聽別人講，只能安慰媽媽，只能隔岸觀火。我覺得自己很無能，很沒有用，對於這個家我沒有什麼貢獻。」（C-B1-B28-1）

「當他們其中一個人說要離家出走，我跟小弟不知該怎麼辦，我們到底要拉哪一個？如果我站在力行那邊，媽媽會覺得沒人支持她，我會很為難。如果我做了，沒有用的話，那更恐怖，我盡最大的力氣卻沒辦法挽回什麼，我真的是一個無能的人。我沒能像小弟一樣，他能夠做什麼就儘量去做，我反而會慢慢收起來，對家裡的認同感與融入感慢慢降低。」（C-B1-B31-1）

「我曾經很想要瞭解什麼，可是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有時候蠻受傷的，媽媽覺得我很冷漠，說我對於家裡發生的事情沒什麼情緒，但我是因自己無能為力才如此。」(C-B1-B26-2)

(二) 疏離—緊密—疏離

1. 力行

(1) 偽裝、憂鬱、崩潰

「當時憂鬱一直持續到高中，我沒辦法專心讀書，忍不住在學校哭出來。這會嚇到其他同學，我覺得很恐怖，儘量找藉口不去學校。我成績沒進步，狀態很低靡。」(C-AB1-A13-1)「我一直說服自己是同志。當別人問我是不是T時，我很想反抗，但不敢講。別人就當我沒有承認，可是我再也受不了了，很崩潰！後來去看精神科，我沒有透露我的真實狀況，醫師診斷我是輕度憂鬱症。」(C-AB1-A36-1)

「這之間我也有去見輔導老師，只談我的憂鬱症，並沒有透露我的性別認同。當時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並沒有說出真實原因，他們也沒有辦法瞭解我，我們只是在表面上打轉而已。我只透露自己是「同性戀」，而且並沒有讓高中任何人知道。」(C-AB2-A23-1)

「我害怕被否定，害怕說出後他們不接受我，所以我死都不講。有一次，我故意在夏天早上的集會穿褲子，結果被教官發現。他看我心情很差，沒有罵我，只是記警告。我已經被記警告一次，我以後再這樣的話，就會被記過。當我想到還要穿裙子時，就越崩潰越悲觀，憂鬱症更加嚴重！」(C-AB1-A60-4)

(2) 結束惡夢，新惡夢卻開始

「後來憂鬱症還有成績退步之下，高一下媽媽決定送我出國念高中。」(C-AB-A13-1)

「她一直以為我是因為那個女生而憂鬱，但我也也不想跟她解釋太多，她不會理解。我以為她送我出去是讓我可以做自己，她竟然想要改造我、矯正我！我很憤怒、很驚恐，覺得被背叛了，我於是跑出去不敢回家。我當時尋求了朋友的協助。後來回到家裡，媽媽沒說什麼。之後她也沒強迫我穿女生的衣服或留長頭髮。我想媽媽看到我的抗爭，她知道我這樣也很痛苦，所以沒那麼強硬要我做什麼。」(C-AB1-A25/29-1)

(3) 姊姊接納我是「同志」

「念高中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我只能以他人的觀點去看自己。我不確定同

志跟跨性別者的差別，很混亂，所以只能以同志當盾牌。當時我在佛堂裡面被小孩吐口水、噴飯、嘲笑，或者說我：『You are disgusting，你很噁心！』我很憤怒，沒有任何支援，只能躲起來。」(C-AB2-A59-1)

「國高中時我跟姊姊都各自忙課業，很少互動。一直到高中我們的關係才有點改變。後來有次跟姊姊見面，她卻跟我說同志是沒有問題的。我那時對同志還蠻排斥，覺得是罪惡，而且在佛堂內被長輩攻擊。她卻拿了書給我看要說服我，反而是我自己被嚇到！從那時開始我才知道就算我是少數，我跟別人不一樣也是OK的。這方面反而是她開導我，可是她並沒有瞭解何謂跨性別。」(C-AB1-A73-4)

(4) 手術～媽媽態度反覆

「高二時，我跟媽媽討論跨性別、動變性手術的事情。她分不清楚變性人跟同性戀的差別。我跟她說我是跨性別者時她反而沉默。我就當她默認了。我很高興，她答應要讓我做手術，我蠻驚訝的，就當她接受了。後來媽媽聽親戚說手術違反自然，她又反悔了。我很生氣也很難過。我不能擁有我自己想要的身體嗎？想到這我就很崩潰。後來我才跟她求說，至少平胸手術可以嗎？」(C-AB1-A16-1)

(5) 確認身分，展開平胸手術計畫

「接著我開始計畫，又查了資料，才發現跨性別者與同志是不一樣的！一切計畫好後，我趁媽媽下廚時跟她下跪求她讓我動平胸手術。她嚇到！從發育到現在我一直綁住胸部，呼吸很淺，肺部沒辦法擴張很大。我受不了才跟她提議拿掉。媽媽多少也知道如果不束胸就不敢出門。」(C-AB2-A15/17-1)

「動了手術後自己變得比較開心，感覺終於自由。當時媽媽願意讓我動手術，並非她已經瞭解我是跨性別者，只是純粹想要我開心。平胸手術後，接下來是荷爾蒙，我開始知道自己有希望，所以不像以前這麼黑暗了！」(C-AB1-A94-2)

(6) 打藥，想做自己

「到A國念大學前我打了荷爾蒙，之後才告訴媽媽，讓她沒有任何反駁的餘地。如果我不能打荷爾蒙，我不會喜歡自己的樣子。我寧願少活幾年也要活得像自己。資料上有說明在什麼狀況下打才不會對身體影響太大，我就遵守三個禮拜打一次。即使有副作用，如果發生，我可以接受及預防，或者去治療。」(C-AB1-A59-1)

「因為打藥的話，要在肌肉上打很深。我要看著針筒打進去，有時候打不進去，我很怕痛。媽媽說她幫我打。在A國第二年時，我開始不再擔心她接不接受我。她可能發現我身體狀況並沒有她預期的那麼糟，所以有半容許我。」(C-AB1-A98-1)

2. 姊姊

(1) 他憂鬱症、出國念高中

「力行升上高一時，我高三。當時以為他是同性戀就去蒐集資料，也跟輔導老師談過他的問題。」(C-B1-B1-4)

「媽媽也帶他去看醫生吃藥。我一直以為可能是因為那個女生他才這樣。他的事情我幾乎都是聽媽媽講的。」(C-B1-B2-1)

「接著他高一下就到 M 國。媽媽疑惑他明明很像女生，為什麼後來會變成這樣？她認為可能那女生後來被男生追走了，以為弟弟認為自己變成男生，她就會回來，於是想把他送出國外離開她，他就不會再想要變成男生。」(C-AB1-B4-1)

(2) 逐漸認同他是「同志」

「弟弟出國時我還在逃避。當我慢慢認知到同性戀並不是那麼可怕時，他就走了，可是對於變性、跨性別者我沒跨足到。他離開之後我們才想念對方，偶爾講電話會講蠻久。」(C-B2-B19-1)

「我高中畢業後去 M 國遊學，有次他來找我。這之前我從媽媽那裡聽到佛堂的人對他做的事有影響他。我就介紹他看一本書，內容類似講同志並不是上帝的瑕疵品之類的……，結果他聽後腦袋當機。」(C-AB1-B7-1)

「他開始比較能認同自己。我們之後變得比較坦誠，他也比較願意跟我講關於他的一些想法跟遭遇。我才開始瞭解他的困境，可是對於跨性別，他並沒有談到，我仍把他當成是同志。」(C-AB1-B10-4)

(3) 他的情緒，我的迴避

「後來我們在 A 國念大學住在一起，他一開始不太適應那裡的新環境，情緒不穩定。大部分的時間他把自己鎖在房間裡。當我們跟他起衝突，我想要破門而入問他為何會如此，他卻把自己反鎖。我認為他不想要溝通就沒辦法解決問題。有時他為了一點小事發脾氣，他都不說，我也沒辦法，不知道接下來該講些什麼，所以選擇離開。我們一直重複這種模式。」(C-AB2-B9-1)

「有一次他突然說想自殺，我趕快打電話給媽媽。媽媽卻說我們已經盡力了。他如果想要這樣也是他的選擇，說他很怕痛，要我不需擔心。我後來想想，他真的很怕痛。之後他再說要自殺，我也有點麻痺。」(C-B1-B2-1)

「有時會問他為什麼會這樣，他會直接說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精神跟生理狀況都不好，當不瞭解他時，就不知道他有沒有辦法照顧好自己。後來我更加逃避，我

跟他的關係並沒有改變，只是有點疏離了。」(C-AB1-B10-2)

(4) 緊密－疏離

力行出國，姊弟倆的分開以及姊姊受到同儕的影響而逐漸改變她對弟弟是「同志」的想法，彼此的互動從疏離轉為緊密。這之後力行的情緒狀態不穩定，也難以表達真實的自己並開始表現迴避、抗拒，而姊姊對這些行為則難以理解，彼此的互動陷入緊張、疏離，甚至互相逃避。

(三) 混亂與迴避

1. 力行

(1) 反覆現身的痛苦

「大部分人都習慣於自己身體的存在，但對我而言，好像是自己很難吃到一頓飯的感覺。大家很難體會那種感受是什麼。」(C-AB2-A104-1)

「我就算感受再深，也只能用我的方式講，因為這無法用言語去表達，只能透過專業知識，但我又不能使用專業術語，所以讓別人理解是一件很麻煩、很難的事。他們的疑問是一種傷害和質問，我覺得很不舒服，有時候乾脆堅持到一個點就不講了。」(C-AB2-A123-1)

「姊姊很早就接受我是『同性戀』。當時我決定開始向她半現身，要求她叫我弟弟。我們住在一起時，我有意無意讓她瞭解跨性別。她一直無法理解，一直覺得我當T就好了，為什麼要對身體動刀？」(C-AB1-A21-1)

「我跟她解釋跨性別者與同性戀不同，可是她卻覺得我就算喜歡女生也沒有什麼不好。她說我跟她一個T的朋友一樣。她喜歡自己的身體，為什麼我不喜歡自己的身體？她以為我不接受自己這個人，而不是這個身體，所以她才會希望我接受自己後就不會想要變性，可是不是這個原因啊，我是因為身體不合才會覺得不舒服啊！」(C-AB1-A120-3)

「我不希望她叫我妹妹。有一次她堅持叫我妹妹，一直說我是T，我很生氣很煩啊，我就不再講了，免得聽到她說『我是T』。之後有一陣子我比較少跟她講關於跨性別的事情。」(C-AB1-A85-1)

(2) 不想再體驗枷鎖

「姊姊每次勸我不要打藥時，我都會沉默。我做太多對於打藥渴望的解釋，別人也不能理解。他們不能瞭解所謂衣服合不合身是什麼感覺。當我跟他們說想要衣服合身時，他們反而很疑惑，所以講了也沒用。我知道她是為我好。我沒有必要

因為她勸我不要打藥就跟她起衝突，即使跟她討論，她也沒有辦法理解，我乾脆不講。」(C-B1-A8-3)

「她不瞭解我其實還蠻難受的。這有點像是我已經突破了一個枷鎖，卻要我鎖回去。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已經體驗到枷鎖，我不想回去那種不適合我的生活。因為我知道停止打藥我的身體就會越來越女性化，就會跟以前一樣。」(C-B1-A9-1)

(3) 降低術語繼續現身

「大二時，我跟姊姊一起去上一個心理諮商的短期課程。那個課程要求我們講出自己的身分及成長過程。其實我不知道跟她要用什麼程度的白話溝通，不然我會預設她是我姊姊，她應該要懂我所講的，可是事實上不是。當時我必須降低我所有語言的術語，讓大眾可以理解我。姊姊好像有點懂了，但我覺得並不完全。雖然她不再質疑我變性的動機等等，但她還分不清什麼是跨性別或同性戀。她的接納對我幫助很大。當她解除對我是 T 的認知後，我心中有種放開的感覺。我終於不再被家人誤認為是同性戀。她言語中不反對我變性，或繼續認為『我是個想爭取認同才變性的 T』。」(C-AB2-A124-1)

2. 姊姊

(1) 他打藥，我們擔心、反對

「媽媽在力行還未來 A 國前曾跟我透露他打藥的事，但我並不知道他打藥跟跨性別者之間的關係。他一開始用藥時，我其實很反對。有時看到他打藥後的情況不太好，其實會很擔心那跟打藥有關。」(C-AB1-B5-2)

「我會勸他暫停一陣子，先不要打，每次他都沉默。我害怕，很無奈，我知道他沒有接受，也覺得我很煩，我就儘量忍住。最後我知道自己講什麼都沒用就比較少講。我想像過如果有跟我講，我可能也沒有辦法認同他。我不知道耶，那是一種根深蒂固對於改變的恐懼。」(C-B1-B9-1)

(2) 要叫他弟弟？ Why ？

「我以前叫他『妹妹』，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說麻煩你在別人面前，我不希望你叫我妹妹，你要叫我弟弟。當時他的情緒很糟糕。一開始我還蠻 shock 的。Why ？為什麼？要我突然改口？他也沒有回答我。我才真正地意識到我的妹妹要變成弟弟！我當時沒有因為他的要求而想太多，可能是他脾氣本來就比較衝，那就照他的意思吧！」(C-B2-B43-1)

「接著我也慢慢改。有時候改不過來，他就很憤怒地說他曾跟我講過。有時候真的被他嚇到。因為他比較期待別人去認同他，可是他自己的功課還沒有完成，卻要別人認同，儘管別人真的認同，也是不會相信他。為什麼他要不喜歡自己啊？因為他呈現一種負面的（認同），我會為他感到很難受。」(C-B2-B49-1)

「他現身的程度其實還蠻曖昧不明。他不是直接明確地跟我他現在要變性成男生，他反而一開始請我叫他弟弟，不要叫他妹妹了，還有改名，去男生廁所，或者無障礙廁所。我不太懂他為什麼會選擇這麼做。他可能認為我夠聰明，一點點 clue，我就可以猜到他在幹嘛，可是我並沒有。」(C-B2-B35-2)

(3) 衝突—迴避

上述力行與姊姊分別提到對於「打藥」的想法。姊姊阻止力行打藥，擔心這會對他身體造成影響；力行則因此而生氣姊姊不理解他，反而沉默或者以發脾氣的模式回應。再來則是弟弟努力現身，姊姊仍不解的情況下使彼此的衝突增加，互相迴避。此時姊姊疑惑、擔心、生氣、無奈並迴避；而力行則生氣、逃避與拒絕溝通。

(四) 面對、接納、改變

1. 力行

(1) 仍被認為是女生，崩潰、公開現身

「有次我跟姊姊還有她男友去海邊。她要我穿拖鞋，我就發脾氣。我對我的腳很自卑，不太敢露出，可是她不瞭解。我不敢讓別人知道我很討厭自己。當別人觸碰到時，我不敢講，只好以發脾氣來應對，他們更加困惑。我知道這樣做沒有幫助，這只是一種防衛機制，只是想讓他們知道要退了，不要再問。對我而言這比較安全，至少不用露出自卑的一面，也不用解釋太多。」(C-AB1-A99-2)

「那時我們住在青年旅舍，我跟姊姊的男友進男廁洗澡。他嚇到，說不會有人把我當男生！我的地雷被戳中！心想這是侮辱、羞辱！那時我已經變聲了，我說我進女廁會被趕出來，他卻說我看起來像女生，不會有人把我看成男生。我當下很想殺了他！他不知道他傷到我的自尊心，但我不敢直接跟他坦白。我並沒有完全責怪他，因為那是他的自然反應，但有一點氣他怎能沒去注意到還講出這句話？難道把我當男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嗎？我透過變聲期待別人發現，而不是我冒著風險去說，因為我很怕別人攻擊我。第一是自卑，第二是如果別人把我當胖子（女生），我不想要別人說反話說我是瘦子（男生）。這樣我根本是滿頭虛榮，好像非常低自尊逼人家改口。」(C-B1-A23-1)

「那天回程的路上我哭得很難過！因為看到照片的樣子還有被人家認出是女生讓我非常地難過！之後，我就下定決心要去健身。不管怎麼樣，我想要成為理想中的自己。」(C-B1-A4-2)

(2) 向爸媽現身

「大三有次回家，媽媽跟我討論我的狀況，我還蠻驚訝的。她大概有點頭緒了，雖然常搞混，至少她已經知道我是變性人，跟同性戀不太一樣，而且我是少數。她也答應讓我去動子宮摘除手術，但堅持手術費我自己處理，她其實希望我為此而努力。」(C-AB1-A82-1)

「我不知道她的轉折是什麼，我歸因在姊姊有幫忙我。」(C-AB1-A84-1)

「一直到我畢業回來，姊姊告訴我其實爸爸知道了。媽媽也要求我讓他知道，因為或許他可以幫我取得證明。」(C-AB2-A30-1)

「後來我向他出櫃。他說他知道，但他不曉得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是不是我憂鬱症導致身體發育不平衡而想變成男生？我跟他解釋到快要起衝突。這對他而言是一個極限，我並沒有要求他太多，只要求他知道我的現況，如果我需要他時他會支持我，就夠了。」(C-AB1-A77-2)

(3) 家人改變稱呼，我們互相調整

「我等到家人近一年內都理解後，才要求他們改叫我的英文名字。有我最親的人瞭解我很重要。」(C-AB2-A130-1)

「基本上他們已經接受我以男性的身分在家裡生活。我比較感動的是他們會幫我糾正別人稱呼上的錯誤。」(C-AB1-A92-3)

「其實我不知道這過程家人改口有多困難，像口誤，我會使眼色，或者直接表達我的生氣與恐懼，但也逐漸理解他們需要時間調適。」(C-B1-A6-1)

「家人也告訴我，他們看到我變得比較衝，而且越來越男性化，他們可能還需要時間去適應。我完全沒發現，只能保證我不會傷害到別人。他們可以接受我變性，可是這之後的變化，他們可能還沒有辦法去適應。」(C-AB1-A92-2)

(4) 辛苦，也要活得有價值

「我打藥到現在已經三年。一開始蠻多障礙。當我還不認同跟接受自己時，藥效好像不太明顯，可是當我接受後，身體的反應比較男性化。我覺得心理影響藥物非常大。」(C-B1-A5-1)「姊姊沒有支持或反對，她要我自己決定。她可以理解我因打藥而暴怒。」(C-AB2-A129-1)「每次打藥，情緒很容易上來，行為也越來越暴躁，我不是去攻擊別人，而是會非常衝。我很討厭打藥的副作用，也有想過這

對健康是否有影響，但我寧願用有限的生命去活得快樂，並產出一些東西去造福人群，我也不要一輩子活得那麼痛苦讓周圍的人擔心。」(C-B1-A9-1)

(5) 我沒有生病，逐漸接受

「從國中一直到高中、大學我都有自我了斷的念頭。當時大家還不太瞭解跨性別，加上我已經很無望，很討厭自己。有時候覺得身體不合適，可是我又不能怎樣，想說要不然去投胎，下一次再投好一點，可是我怕痛怕死，而且我自殺後還會選擇同樣的道路繼續克服。後來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既然還有辦法跟力氣就繼續去實行變性這條路吧。」(C-AB1-A47/48-1)

「我沒辦法自我良好到在別人否定我時還認為我沒有問題。我之前一直覺得變性人是不正常的，可是又很矛盾。後來同志婚姻議題他們一直說同志是自然的，跨性別者等什麼樣的人都是自然的。我才真正想：是不是我本身生出來就是這樣？這並不是一個病，是我自己本來就是這樣，而不是在懷孕時或者是基因突變造成的。」(C-AB1-A87-1)

「如果有人知道我的性別是女生還嚇一大跳的話，我會很开心，或者看得出我是男生的話，就代表我成功了。不認識的人會以為我是 gay，基本上 gay 還是男生，我還是蠻高興的。」(C-AB1-A100-1)

「這幾年算是比較滿意我自己，唯一剩下的是我的身型。雖然我用藥，不代表骨架全部都改變，頂多變胖。我還在靠健身，如果沒辦法改造我至少也滿意，可以接受現在的樣子。自卑其實還在，因為身體還沒有完全變化，還需要時間。」(C-AB1-A104-1)

「有次姊姊比喻我是一個永遠覺得自己很胖的模特兒。朋友也認為我已經是男生的樣子了，為何要自卑？我已經很習慣看低自己，所以很難收下別人對我的肯定。」(C-AB2-A162-1)

(6) 揮別過去的「她」，活出自己

「我很想完全抹滅過往的所有。那不是我，是一個錯誤的人生，好像有一集演錯了吧，而且我活著就是丟臉。」(C-AB2-A133-1)

「我認為要斷絕過去是蠻正常的，因為很不願意看到那個過往的「她」。如果可以接受那部分，就表示我們也可以接受自己的身體，那幹嘛要變性啊？」(C-AB2-A134/13-15)

「我不會跟所有人提起我的過往，有些熟的朋友我還是不讓他們知道。我不至於將以前認識的朋友斷絕聯絡，只需要留那些願意接受我的朋友。」

(C-AB1-A131-1)

「現在畢業回來，未來計畫是先拿到精神科的證明，然後我想出國去繼續自己的夢想。」(C-AB1-A92-3)

2. 姊姊

(1) 正視他是我弟弟

「有一次跟力行去海邊，我說大家去海邊都穿拖鞋穿短褲，你怎麼穿長褲還有布鞋？他說他想要這樣穿。我一直追問。他說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腳很醜。那時一整個行程被他打亂。為什麼他那麼不喜歡自己呢？我很白目地鼓勵他說：『你要接納你自己啊，接受你原本的樣子。你才可以學著去愛自己愛別人啊。』他真的很曖昧不明啦。我也一直沒辦法理解為什麼他那麼自卑？我跟他講說，其實不管你是什麼樣子，是男生或女生，我都很接受你，不要太怕別人講什麼，就把自己關起來。之後我也蠻挫折，為何怎麼安慰他，他還是一樣那麼難過？」(C-B2-B37-2)

「當時我男友跟我們一起住在青年旅舍。他先去洗澡，力行跟在他後面一起進男廁所，我男友嚇到！他回頭問他為什麼要進來男廁所？力行聽後很受傷就回房間哭。我知道他尤其期待外人，如我男友的認同，但是他沒有跟他講過自己的狀況。我問他你有跟別人講嗎？你怎麼都不試著跟別人講你是跨性別，你想要變成男生？而且都用這種方式想讓別人知道，大家都會被嚇到。那一次的旅行後，我才非常確定他就是跨性別者，並且把『妹妹』這個詞，真正從心裡面拿掉。」(C-B2-B49-2)

(2) 我們協調，他公開身分

「他告訴我他有跟我講關於跨性別這件事情，他覺得我反應比較遲鈍。我說你之前有釋放訊息給我嗎？他說他有。我就想說：『為什麼你不直接告訴我？』他不在意別人怎麼看他，但不會主動跟他不熟的人說，可是又期望別人能夠看到一些蛛絲馬跡。當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後，我跟他說要知道你真正的身分，老實說真的非常難，連我自己都看不出來你要幹嘛。」(C-B2-B38-2)

「有時候是因為很少經驗，而且不知道該怎麼跟他應答，深怕一不小心會戳到他的地雷。我跟他講說如果他希望別人知道他的情況，就要先讓人家知道他的地雷在哪裡，而不是讓別人去看他的身型外表之後能辨識出來。就這一點，我們的衝突還蠻大的。他比較希望別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誰，可是這段路他要花一點心力去經營的，不是光靠別人而已。他也要努力去跟別人講。我跟他講了這段話後，他

隔天決定 po facebook 說他是變性人。事後別人在網路上的鼓勵讓他變得很有自信。」(C-B2-B3-1)

(3) 正式理解他是跨性別者

「一直到我大四，遇到課堂上真正有一個跨性別者從頭到尾介紹說什麼是性別認同障礙以及分享他們的一些痛苦。當我感同身受時，我才比較能站在弟弟的立場上想。之前反而是因為未知的恐懼，擔心打藥的後遺症。我看到一個變性人很有自信地分享自己的故事，覺得我們也不用害怕力行以後怎麼樣，由此我才慢慢理解他之前的行為其實都有意義。」(C-B1-B15-1)

「後來我跟媽媽說起這件事，她馬上答應讓他去換身分證。媽媽要知道有（一個跨性別者）變性之後很快樂又很健康活下去的例子，因為她不知道變性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C-AB1-B5-1)

「媽媽之前還蠻自責，是不是那裡做錯，是不是她跟爸爸的關係不好所以造成這樣。她害怕如果是因為她的關係，她會覺得很對不起力行。」(C-AB1-B9-1)

「她擔心以後她走了，力行能不能有生存能力？會不會遭到歧視或者被欺負？自從我跟她講了跨性別者的案例後，她也慢慢放心。」(C-B1-B13-2)

「以前我以姊姊的身分教導力行應該怎麼做，而後來有辦法同理時，我才能夠面對他。」(C-B1-B21-2)

「當我沒有辦法同理時，我會質疑他為什麼要一直傷害自己、傷害別人？當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做時我反而比較不會去勸他，他反而比較願意跟我講。我後來也開始調適，真正調適好後才能跟人家講說他是我弟弟。如果有人說『妹妹』，我就說：『弟弟』。」(C-B2-B4-2)

「因為要些時間，可是他比較急，他會希望他跟人家講一次之後，別人就會改過來。我要求他給他們一點時間。因為家人都要花很多時間去接受跟適應他的轉換，別人當然也需要時間去理解。」(C-AB1-B11-2)

(4) 媽與弟話題變多，爸仍難以理解

「媽媽早前比較擔心力行會被攻擊跟排擠。後來她認識情況沒那麼嚴重才慢慢跟別人說這是我大兒子。」(C-B1-B11-1)

「我不知道她心理上如何轉變。力行要堅持什麼的時候，我們其實沒辦法介入。」(C-B1-B51-1)

「媽媽只能適應，一直到現在。」(C-B2-B57-1)

「從國中到現在他們彼此的話題變多，關係有變好。後來其實看到力行找到自己

的目標跟興趣，甚至還做得不錯時，想到即使她不在這個世界上力行還可以活下去時，她就感到很放心。」(C-B1-B13-3)

「其實力行從小跟爸爸的關係並不好。力行這次回來，他還算接受。他曾經跟我說阿公阿嬤為人都很好，為什麼會這樣？我很生氣地回應他這是罪惡嗎？他還是覺得不正常。不正常也是因為他沒有接觸過其他人，或者不認識，所以才覺得奇怪。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懂。我們家中他沒辦法接受的事情，他不太會跟別人講。」(C-AB1-B12-2)

(5) 從迴避到面對

「我們常不知道力行生氣的點在哪裡，害怕踩到他的地雷。小弟比較害怕衝突。如果力行一發脾氣，他就會嚇死，然後打電話問我力行怎麼了。後來如果真的踩到地雷，那就讓它爆。我比較喜歡有問題直接講出來。他一開始都會很曖昧跟我講可能的原因，不會明講。我就一直挖，儘管他當時很憤怒、大哭，但是我還是能冷靜地聽他講。我會一直問他說可以告訴我更多嗎？到底為什麼你情緒會上來？等他平靜後我再去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儘管他在中間一直講說我想死，我真的好累，好想死，但我不會像以前那麼害怕然後拜託他不要去死……我反而不再迴避他的情緒。」(C-B2-B60-2)

(6) 沒有立場反對他

「或許從小他已經慢慢釋放他是男性的訊息，也知道他有這種傾向，所以現在他這個樣子，我也沒有很意外。」(C-B2-B69-1)

「只是真的要換稱謂，我會很不習慣。真正地要去意識到說：『嗯，我現在有兩個弟弟。』可是對於他性別上的接受，我轉的就是半天而已，可是在那之後還是會想：『嗯，這樣好嗎？』我知道我沒有什麼立場反對。如果有其他人講，我自己會有一點點顧慮，他打藥這樣好嗎？」(C-B1-B14-1)

「我比較在意他打藥和心理健康的問題，還有他以後出來別人怎麼看他。他會不會很自卑？別人傷害他，他會不會做出什麼事情？因為有時覺得他好像把自己看得太低了，說自己不夠好，其實大家都還蠻讚許他的，可是他不會接受，不會真的把它收進來。」(C-AB2-B162-2)

(7) 從擔憂中逐漸接受

「他打藥時，精神狀況不好，比較容易累，也不會說是打藥引起的。我們知道他如果脾氣來了，可能是在打藥，但有時我們反應比較慢。雖然他的作息跟生活習慣不正常，但也找到自己的興趣跟方向，其實我蠻放心的。」(C-B2-B26-1)

「要是擔心的話，就怕他早死吧。他作息和飲食真的很不正常，加上打藥……像他那麼有才華的人，我會覺得很可惜。後來我知道他不打藥，會真的很傷心、很不快樂。我跟媽媽也比較看得開，他做什麼都好，只要他自己想過，也跟我們解釋過，我們都蠻認同。」(C-B1-B9-2)

(8) 在夾縫中調整情緒

「當我把力行和爸爸歸類成變態心理學裡的某一類時，他們可能罹患了什麼症狀，是不得已時，我覺得自己比較可以同理他們。如果他跟我求救，我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意見跟想法。」(C-B2-B21-3)

「以前一直都害怕爭執，感覺一有爭執就代表我的生存有威脅，很怕一發不可收拾。後來發現有時發洩情緒是有好處的。這幾年比較有信心可以處理，反而比較可以控制。如果他一發脾氣，我知道若沒辦法再溝通下去，我會先離開。等他情緒好了才去敲他的門瞭解情況。我跟小弟當家人之間的橋樑當了很久，有時蠻累的。其實力行跟爸媽都曾要我當中間人去傳話。」(C-B2-B12-1)

「我以前就在夾縫中生存，在他們之間一定要做取捨。我可以把自己變得很小，不管自己如何，只要他們能和諧相處。雖然累了後會抽離自己，表面上不太想管，心理上不想要再做中間人，但還是很掙扎。」(C-B2-B73-1)

「以前我覺得自己比較多情緒，慢慢調整後，現在才比較理性一點。」(C-B2-B15-1)

(9) 他不再是我的責任

「我想做到他們的爭執不再是我的責任。如果他們未來需要我，我可以做什麼的話，就儘量做，但不會抱持著期待。」(C-B2-B71-1)

「我跟力行說希望他不要再透過我向別人傳話。以前我都把他未來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媽媽因為比較擔心他，以前就常告訴我說以後她不在，『妹妹』就是我的責任。一直到 A 國後，力行才跟我說他的未來是他的責任。以前不懂他為什麼常讓我們擔心，現在覺得那是他自己要處理的事情。如果他自己不想要改變，我跟媽媽不需要過度把他當作責任攬在自己身上。」(C-B2-B34-1)

「因為他也長大了，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未來，我也不能負責啊。」(C-B2-B30-1)

(10) 支持－結盟－接納

從旅行事件、力行的自我揭露以及課堂上跨性別者的分享，姊姊與力行的互動開始從之前的衝突轉變為互相支持與結盟。當姊姊能同理與理解及面對弟弟的狀態後，力行反而在姊姊的協助下與家人溝通及現身。家人的尊重、調整、接納，也使他能以展露自信。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 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家人的理解及應對之變化歷程

力行現身前因為缺乏友善的資訊而使他在探索階段時感到混淆與痛苦，甚至確認身分以後的現身過程也很反覆及複雜，家人也難以理解他的狀態。

Dickey、Burnes 與 Singh 提出相關女跨男性別認同研究的觀點：跨性別者具有許多現身的經驗，當他們沒有適當的語言、支持或者定義自己是跨性別者的資源時，便有可能在一開始以同志或者是雙性戀者現身；當他們確認自己為跨性別者後，將進行第二次現身；確認性傾向後，則是第三次的現身（引自 Singh、Boyed & Whiteman, 2010）。上述觀點呼應了力行的現身過程，一般人沒有足夠的資訊理解跨性別者，家人或者社會大眾對此的未知感到混淆或者排斥，反而使跨性別者的現身更趨複雜與痛苦。

力行從動了平胸手術後到施打荷爾蒙，他仍面對掙扎於自我接納、重新學習新的性別生活、選擇與過去切割等的議題，甚至需要透過外在裝扮讓他人確認自己是男生，才能進一步肯定自己以建立自我認同。這些議題反映了跨性別者以新身分過生活的困難，他們甚至努力符合社會期待的特質，如 Lev（2004）所指出的若跨性別者未「成功」通過轉變而被辨識出生理性別，他們將面對社會的嘲笑與暴力。Devor（2004）也指出當跨性別者仍在建立自我接納時，任何過去的生活線索對他而言都可能是種威脅。力行認為過去的人生是錯誤的一齣戲，雖然並非所有的跨性別者都會與過去切割，而無論選擇何種方式面對現在的生活或者是過去的自己，其實正反映一種安全與被認可的需求。

從本研究可發現，力行在自我探索時面對自我厭惡、自我否定、憂鬱症、企圖自殺等困擾。Devor（2004）也認為若個人對外接收到的認同訊息與個人內在所認可的不一致時，將產生各種心理壓力及適應不良的行為，嚴重的話將發生自殺行為。Budge、Adelson 與 Howard（2013）也表示少數的研究指出跨性別者被同儕排擠、低社會支持、跨性別恐懼的內化等都影響了他們的身心狀態。這呼應了外在環境對跨性別者身心困擾的影響。

另外，Devor（2004）與 Lev（2004）所發展的性別認同階段，皆討論到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到了某個階段後可能會退回到先前的某個階段、不斷重複某個階段或者並未經歷這些階段。從力行自我接納的狀態中發現，跨性別者的自我接納包含對自己的身體與心理狀態的接納，認同延宕其實一直在發生，甚至需要花更多或者一辈子的時間來接納及認同自己，並非在確認身分及轉變後，即完全接納自己。這顯示了性別認同階段是同時並行與

持續發展，而且這個歷程未必是線性來回，它可能同時間在經歷幾種階段。延續上述對跨性別者轉變歷程與自我認同及接納的討論，他人對跨性別者身分的認同將影響其自我認同。Devor 指出朋友、家人、同事等對跨性別者身分的認可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正增強。家人的支持與接納，對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而言尤為重要，如 Wren (2002) 亦也指出父母如何反應，將影響跨性別者怎麼看自己。

從研究發現，家人對力行的理解方式是漸進式的。家人一開始會對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感到混淆、不確定，然後才逐漸知道何謂跨性別者，接著才深入理解。深入瞭解代表家人能理解跨性別者行為背後的意義。家人在理解上的難處與應對上的掙扎，反映了他們複雜的情緒，如擔心他要如何面對社會的眼光、施打荷爾蒙和手術是否影響健康、未來的生涯困境等等。這其實也在折射他們內在許多衝突的價值觀、信念等。研究中也顯示家人所採取的應對策略並非一開始是彈性的，他們也經過一段僵化、衝撞與不斷調整的時期，才可能走到現在。應對的模式包含反對及迴避，而且家人的情緒狀態貫穿於每個階段，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因此，家人調適歷程中有些階段是同時並行的。

此外，從上述跨性別者在面對自己是跨性別者以及家人的應對歷程，他們彼此正經歷不一樣的心理狀態。家人的掙扎與反應，似乎反映了某種程度的失落。這呼應了 Norwood (2012) 與 Wren (2002) 研究中所提到的失落議題。Wren 特別提到父母的失落涵蓋對小孩期待的落空、對他的前途失去信心或者失去親密感。甚至父與母的反應之差異性，本研究也發現父親傾向於沉默與情緒截斷，而母親則涉入更多的情緒，而感於孩子的遭遇。

(二) 跨性別者與家人互動之轉變歷程

Wren (2002) 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接納來自於他們彼此有正向的關係基礎，這包含互相信任與尊重。即使極少的文獻在討論跨性別者與手足的互動狀態，然而力行與姊姊在不少的衝突中建立彼此的信任與尊重，並且在封閉與開放之中互相調整彼此。譬如姊姊面對弟弟情緒時則暫時退開，並繼續調整面對弟弟情緒時的處理方式，這反而適時地給予彼此先冷靜再重新面對的空間。無論是何種模式，家庭都在面對各種變動，衝突隨時發生，譬如力行表達曖昧或者家人仍不理解他，將可能引發下一波的衝突事件，而彼此也發展出不同的應對方式。

Lev (2004) 提到家人經歷混亂後進入協商的過程，而本研究中跨性別者與家人進行協商與溝通策略更細緻地展現互動的歷程。譬如跨性別者透過提供資訊、抗爭、心理戰、先斬後奏、討論等方式與家人溝通，而家人則是透過勸導、迴避、同理等策略因應對方。跨性別者與家人協商及溝通的歷程是希望自己的需要可以被看見、被理解；而家人則

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擔心與關注。協商或溝通策略或許帶來衝突或者因讓步而關係和緩。然而衝突的發生，反而促成跨性別者及家人不斷改變自己的互動模式。

另一方面，雖然 Israel (2006) 認為手足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支持者，但姊姊也需要當力行與父母的溝通橋樑，甚至被賦予一個要照顧弟弟的角色，而且還是個協調者、撫慰者，過程中許多情緒與需要或許被父母忽略。手足看似比父母來得較能接納跨性別者的存在，但他們可能面對難以言喻的情緒，如生氣、失落、排斥、羞恥等等。新的家庭結構與結盟關係的建立，如姊姊嘗試脫離三角關係，讓彼此的界限歸位，並且也與弟弟結盟，反而為彼此關係帶來正向的改變並強化支持系統。

Norwood (2012) 的研究提到家人的支持與給予受其信仰、家庭價值觀，甚至是缺乏對於跨性別者的認知與同理所影響。接納期時，他們彼此處理零星衝突的方式已顯不同，家人對跨性別者的支持與接納來自於看見他的成長與改變，而跨性別者也因家人的理解與同理改變了他與家人的互動模式。彼此的關係似乎變好，而非仍然固著於僵化而無彈性的互動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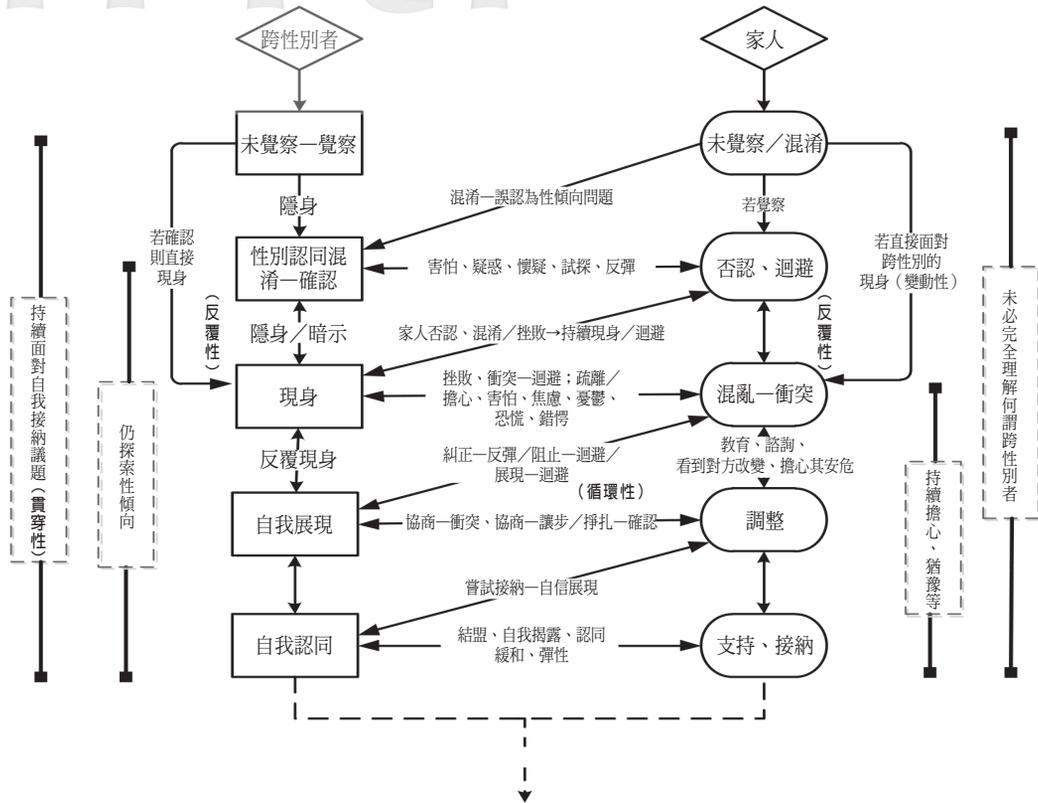
Green (2000) 提到個人現身與轉變可能使家人重新定義或者解開彼此關係的枷鎖。從上述跨性別者與家人的衝突與互相調整的歷程，Green 的觀點似乎反映了家人互動得以調整的狀態。無論是跨性別者還是家人的內在掙扎，或許發現他們彼此正內化社會文化對於性別的刻板化印象，進而影響彼此的互動模式。

(三) 跨性別者之性別認同與家人互動循環歷程

結合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問題，圖一整合了這兩大脈絡，呈現了跨性別者性別認同與家人互動的循環脈絡。

此循環歷程綜合了幾個特性，並從圖的外圍到內圍進行說明：(1) 貫穿性：跨性別者以及其家人的許多情緒、行動等都貫穿在不同的階段。隨著不同階段的發展，這些狀態可能逐漸減緩或者調整，或者持續帶到下一個階段；(2) 反覆性：跨性別者需要反覆地探索自己的性別認同以確認身分。家人則反覆地否認、迴避，內在與外在的掙扎及衝突持續不斷。即使已接納、支持，仍感到害怕、擔憂等；(3) 變動性：有的跨性別者或者家人未必會經歷某個階段，而且他們的情緒與行為隨時來回變動；(4) 循環性：跨性別者與家人彼此的情緒反應、行為，將於此歷程中不斷循環；(5) 延續性：跨性別者與家人的互動即使達到平衡狀態，但因彼此的未竟事務，互動模式仍隨時會改變。

跨性別者的現身以及家人的否認為彼此關係帶來害怕與疑惑，並使彼此陷入疏離、衝突與迴避的互動狀態。當力行開始認同自己時，他與家人的互動反而逐漸改善。而姊姊也



圖一 跨性別者之性別認同與家人互動循環歷程

因此而改變了自己在家庭的角色。其他家人對力行的瞭解增加後也繼而使彼此的關係更為緊密與坦誠。

綜合上述討論，性別認同與家人的調適仍是一個持續發展的歷程。本研究相較於過去的研究看到，某些跨性別者在尋找自我認同時的心理狀態，如自我厭惡、質疑，於隱藏與現身之間偽裝與展現；家人在面對跨性別者時的各種情緒，如失落與掙扎是否接納，似乎受到社會其他系統、體制以及家庭系統的影響。例如社會對於人類性別特質的二元思維，影響跨性別者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與他人互動。性別認同並非個人內在探索的必然發展階段，而是底下的各種情緒、行為是他們與所處的社會脈絡如何互動所形成。社會文化價值甚至影響他人（包含家人）如何看待他的性別認同與應對方式。另外本研究更細緻展現了彼此的互動型態、關係狀態等等是如何帶動不同互動歷程的改變。這個互動循環重新建構與調整了他們的關係，彼此的行為模式也逐漸轉為開放，但隨時處在變動的狀態。

(四) 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是以跨性別者及其中一名家人進行訪談，而且為國內首篇以對偶研究進行跨性別者與家人互動歷程的研究，因此資源與能力也有所限制。在進行此研究招募時，研究者面臨跨性別者無法邀請更多家人共同受訪的限制，而僅能以跨性別者及其中一名家人的資料進行分析，在詮釋家庭互動的全貌時，則可能不盡全面。再者，研究者在此歷程覺察到個人在閱讀研究參與者的文本時容易掉入某一方的觀點中，而可能過度詮釋或者偏袒某方的觀點。

二、建議

(一)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從故事的結果發現，跨性別者除了面對身分的掙扎以及向家人現身的困境，他們其實還面臨諸多的困境，因此後續研究可探究跨性別者社會處境的議題。此外，從力行姊姊的故事發現，家人當中手足也承受很多的壓力，甚至可能承受著一種未來得及消化就需要接受的無奈，因此手足經歷是未來研究上可多關注的。此外研究者對跨性別者議題理解程度與態度將影響整個研究的歷程，建議未來研究者需在此方面多琢磨。

(二) 對諮商實務的建議

1. 融入 (joining)：與跨性別者及家人建立關係

跨性別者很難直接跟諮商實務工作者坦承自己的身分或者疑惑，一來已經認定自己的經驗不會有人理解，二來則是感覺到自己不被尊重。家人方面，複雜的情緒狀態很難得到理解與處理。諮商實務工作者需建立對跨性別者的先備知識、檢視與調整個人價值觀及立場。基礎概念的建立過程也是個人自我檢視的開始，包含檢視個人接觸此議題前後的認知變化。此外，也建議思考的角度從個人轉換到系統。跨性別者與家人的困境不再是個人適應上的問題，而是受整個社會系統的價值觀、文化等因素所影響。

2. 專業術語以外的經驗：拓展對跨性別者的理解

每位跨性別者的故事都具有獨特性，而以研究結果的發現提出跨性別者可能需要協助的議題，如(1)自我探索與現身：協助他們釐清自己性別認同的疑惑與情緒、協助跨性別者如何向家人現身、學習認同與自我接納等；(2)性別重整手術：與跨性別者討論他們對手術程序與內容的瞭解情況、是否曾與父母討論、父母對此狀況的瞭解與回應、打算用什麼方式籌錢、是否瞭解手術可能的風險、手術以後的照護程序等等，協助他們去瞭解這

過程所需要經歷及準備的事項，並進行手術規劃的評估；(3) 切割過去：不急著認為一個人要接納所有層面的自己才是健康的觀念，而要求跨性別者非得延續過去的生命經驗或需與過去統整。(4) 身心議題：跨性別者身心困擾，如憂鬱、自殺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身分，而包含他們如何在社會中被視為是不正常的個體，而使他們也認為自己是奇怪的，進而衍生出自我否定與排斥。

此外，諮商實務工作者需換個「腦袋」思考與理解跨性別者的經驗，如將一名男性跨性別者視為是一名女性，首先須看到是他們的性別認同，而非生理性別。揣摩跨性別者的經驗，則需要將他們放置在整個社會脈絡並逆向推斷及思考跨性別者原先的邏輯是什麼，似乎才能往前理解為何他們會有與他人不同的行為與想法。

3. 關注家人失落與手足被忽略的議題

家人的失落經驗與一般所談的哀傷處理模式及內涵不太相似。不是面對死亡，而是面對某位成員性別身分轉換的失落。家人從反對、掙扎到接納的歷程，或許並沒有終點，而且隨時來回調整。另外，家人蠻需要大量情緒的宣洩與梳理，甚至也允許家人不急於接納，而忽略未處理的情緒。再來手足常會被父或母拉入三角關係，成為傳聲筒、緩解焦慮或者對抗跨性別者的角色等，身心議題需被同理與關注。

4. 關注互動所帶出的不同觀點

此外，諮商實務工作者需瞭解互動歷程中彼此對事件的想法如何影響互動內涵與變化。譬如家人認為打藥有傷身體，而力行則認為自己仍不被理解而選擇沉默。諮商實務工作者可從互動的內涵與變化中找到他們彼此不同的觀點如何影響彼此的互動，甚至打開他們溝通的點，並增加彼此的理解。

5. 與社會系統合作：引入跨性別者的社群，建立支持系統

從結合學校其他單位的協助開始，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與相關跨性別者的機構合作，除了瞭解跨性別者學生的身心狀態以及需要等，也藉此提供他們家人友善諮詢的管道，讓他們認識其他跨性別者的社群。除了進行交流外，這其實也為跨性別者建立其他支持的力量。諮商的介入對家人的支持是相當重要，而且也建議諮商實務工作者提供跨性別者家人互助團體或者相關專業諮詢的管道，如跨性別者的照護資訊，讓家人減少未知的恐懼。

參考文獻

- 吳芝儀譯 (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濤石。Lieblich, A., Mashiach, R. T.,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鈕文英 (2012)：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雙葉書廊。[Niu, W. Y. (2012). *Narrative inquiry and thesis writing*. Taipei, Taiwan: Yeh Yeh Book Gallery.]
- 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 (2011)：敘說探究的第一堂課。台北：鼎茂。[Cai, D. H., Liu, Y. Z., & Wang, H. L. (2011). *Narrative inquiry*. Taipei, Taiwan: Tingmao Publish Company.]
- Budge, S. L., Adelson, J. L., & Howard, K. A. S. (2013).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The roles of transition status, los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1*(3), 545-557. doi: 10.1037/a0031774
- Caldwell, K. (2014). Dyadic interviewing: A technique valuing interdependence in interviews with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Qualitative Research, 14*(4), 488-507. doi: 10.1177/1468794113490718
- Costa, L. R. M., & Matzner, A. J. (2007). *Male bodies, women's souls: Personal narratives of Thailand's transgendered youth*. Binghamton, NY: Haworth Press.
- Devor, A. H. (2004). Witnessing and mirroring: A fourteen stage model of trans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Psychotherapy, 8*(1-2), 41-67. doi: 10.1300/J236v08n01_05
- Emerson, S., & Rosenfeld, C. (1996). Stages of adjustment in family members of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therapy, 7*(3), 1-12. doi: 10.1300/J085V07N03_01
- Factor, R. J., & Rothblum, E. D. (2007). A study of transgender adults and their non-transgender siblings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upport, and experiences of violence. *Journal of LGBT Health Research, 3*, 11-30. doi: 10.1080/15574090802092879
- Girshick, L. B. (2008). *Transgender voices: Beyond women and men*. Lebanon,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Green, R. J. (2000). "Lesbians, gay men, and their parents": A critique of LaSala and the prevailing clinical "wisdom." *Family Process, 2*, 257-266. doi: 10.1111/j.1545-5300.2000.39208.x
- Hegedus, J. K. (2009). *When a daughter becomes a son: Parents' acceptance of their transgender childr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 Hoening, J. (1985). Etiology of transsexualism. In B. W. Steiner (Ed.), *Gender dysphoria: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p. 32-73). New York, NY: Plenum.
- Israel, G. E. (2006). Translove: Transgender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In J. J. Bigner (Ed.),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pp. 53-67). New York, NY: Haworth Press.
- Lev, A. I. (2004). *Transgender emergence: Therapeutic guidelines for working with gender-variant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Binghamton, NY: Taylor & Francis.
-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wood, K. (2012). Transitioning meanings? Family members' communicative struggles surround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2*(1), 75-92. doi: 10.1080/15267431.2010.509283
- Pfeffer, C. A. (2010). "Women's work" ? Women partners of transgender men doing housework and emotion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1), 165-183. doi: 10.1111/j.1741-3737.200900690.x
- Rothblum, E. D. (2010).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iblings. In J. Caspi (Ed.), *Sibling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pp. 123-145). New York, NY: Springer.
- Singh, A. A., Boyd, C. J., & Whitman, J. S. (2010). Counseling competency with 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individuals. In J. Cornish, L. Nadkarni, B. Schreier & E. Rodolfa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mpetencies* (pp. 415-442). New York, NY: Wiley & Sons.
- Thompson, L., & Walker, A. J. (1982). The dyad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4), 889-900. doi: 10.2307/351453
- Wren, B. (2002). 'I can accept my child is transsexual but if I ever see him in a dress I'll hit him': Dilemmas in parenting a transgendered adolescent.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3), 377-397. doi: 10.1177/1359104502007003006
- Zamboni, B. D. (2006). Therapeutic considerations in working with the family, friends, and partners of transgendered individuals. *The Family Journ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for Couples and Families, 14*(2), 174-179. doi: 10.1177/1066480705285251

收 件 日 期：103年07月26日

複 審 三 日 期：104年01月27日

複 審 一 日 期：103年09月09日

複 審 四 日 期：104年04月11日

複 審 二 日 期：103年10月21日

通 過 日 期：104年07月06日

A Dyadic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 Transgender and His Family Members Before and After His Coming Out

Chew-Fang Chia

Shu-Chu Zha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discover the process of gender identity of the transgender. (2) To investigate how his family members respond and understand when they hear about his transitioning; and (3) To analyze the change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within his family members. Narrative and dyadic study methods were appli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consisted of a transgender and his sister. Data analysis was based on 'holistic-content'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ck of friendly information on gender identity exploration brought more suffering to the transgender. Issues including self-acceptance, a cut-off from one's previous life, and psychophysical distresses were affected them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from his significant others were important for him to build up self-identity. Although the coping strategies were changed from rigid to more flexible, the transgender and his family still go through complicated emotions. Opposition and avoidance by family members raised their conflicts, but formation of alliance, adjus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ransgender and family managed to improve their interac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transgenders' support system. The recommendation for a counseling practitioner was served.

Keywords: coming out, interaction, transgender